

汁 液

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

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(甘)新登字第 01 号

汁 液
——一个人的战
林 白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0,000
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10,000

ISBN 7-226-01320-7/I·333 定价: 8.60 元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这个女人经常把门窗关上，然后站在镜子前，把衣服一件件脱去。她的身体一起一伏，柔软的内衣在椅子上充满动感，就像有看不见的生命藏在其中。她在镜子里看自己，既充满自恋的爱意，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。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，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。

她的床单被子像一朵被摘下来随便放置的大百合花，她全身赤裸在被子上随意翻滚，冰凉的绸缎触摸着灼热的皮肤，敏感而深刻，就像一个不可名状的硕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。她觉得自己在在水里游动，她的手在波

浪形的身体上起伏，她觉得自己湿漉漉的，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，乳白色的液体渗透了她自己，她拼命挣扎，嘴唇半开着，发出致命的呻吟声，她的手寻找着，犹豫着固执地推进，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，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，她触电般的惊叫了一声，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，她的手变成了鱼。

——林白：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



林白,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,曾在图书馆、电影制片厂等处工作,现为北京某报编辑。曾写诗,后以小说创作为主,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玫瑰过道》、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林白为中国当代文坛女性主义文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,近年创作活跃,引人注目。

沿着字道，我曾经 ~~看见一个和鸟在一~~
扇糊着旧报纸的玻璃窗前，从一个烟
头漂出来的一孔凝视到一个令我吃惊
的场面：她正独自笨拙地站在屋子
中间一个舞蹈姿势，她单腿直立，
另一条腿后侧向上为腰，这儿的毛女
竟忽天日的决心跳随大着千舞步的造
型姿势。后来我回忆起前屋坐着一个
男人，我猜想这个男人有一种想看
脱衣舞的 心理奇怪，于是导致了 ~~她~~
那个笨拙的场面。她正站在屋子中间，
~~屋顶与天窗一束正午的阳光从屋顶的~~
~~天窗直射下来~~，屋顶的天窗把一束正
午的阳光从她的头顶落到地倾洒下
来，把她独自 成半透明，她身上心

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争

这种做法很早就开始了，令人难以置信地早在幼儿时期，五、六岁，在幼儿园里，每人睡一张小床，有蚊帐。

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，是一件不好的事，巡床的阿姨快到我的床跟前了，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，闭上眼睛装睡。那种克制十分难受，因为那是一种极有快感的动作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在五岁就有如此强的自制力，更不

知道为什么在五岁，就有欲望并且知道这样来满足自己。

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，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，不放蚊帐，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，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，我要耐心等到大家都睡着，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，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。

她的值班大床靠窗，在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，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（有点像在水上越过许多小船看码头），大床上有时是一般的长衣长裤，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，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，白色的短袖绸衣，胸前绣着花。

她们是轮流值班的两个人，陈阿姨长辫子十分厉害，不上课，专门给小朋友洗澡，在洗澡间里光着脚，十分滑腻，陈阿姨使劲一推谁的胳膊，就会听见叭的一声，有谁摔倒了，屁股打在地上，溅起水，屁股冰凉。没有人喜欢她。黄老师外号叫“黄毛”，从来没见过谁的头发这么少，且黄，扎两根又黄又小的辫子，头发从中间分开，线路宽大，露出头皮，辫子永远也长不长。她是N城人，在B镇，N城就像北京一样遥远。黄老师的胸前绣着花的短袖衣，B镇绝无仅有，幼儿园里所有的人都像陈阿姨一样穿着长衣长裤。

黄会跳新疆舞，手心向上挡在头顶，手背托着下巴，脖子左右扭动，上下伸缩，叫“缩颈”，高难度的动作，没人能学会，是黄的绝技，令我们尊敬。黄有砖头大的半导体，很稀奇，B镇还会有谁有？在某些夜晚，黄把我们叫到她宿舍门口的天井，每人坐一只矮凳，半导体放在窗

台，我们仰头。脚踏着青苔，头上有月亮，越来越凉。我们享受半导体，种玉米，黑色的泥，金黄的种子，玉米叶子像舌头一样柔软。黄还养蚕，让我们看蚕脱皮，并且吃蚕蛹，煎得金黄焦脆，极香。

黄说好一放假就带我去县广播站录音，他们要播童声，她说。她让我像往常唱歌一样发声，我高八度地唤了一声，太尖了，她说，我不明白，我认为唱得大声就是嗓子好，尖就是好。我等着她带我去录音。她一直没带，放假的时候她要回家，她的家在N城，她的窗帘会遮住半导体。听说她三十岁了，还没结婚，B城的人说，十八岁就够老了，三十岁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。立平说结婚就是爸爸到妈妈家里来。黄老师穿裙子，会跳新疆舞。但是没结婚，她长得像老鼠，眼睛小，尖下巴，很不亲切。她从来不笑，牙齿很白，只有唱歌的时候才露出来。

午睡的气息很粘稠，在夏天，蝉在叫，除此之外都被粘住了，奄奄一息。黄老师是近视眼，她不戴眼镜，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，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，我就会放心，黄老师从不骂人，从来不出人洋相。午睡的粘闷气息涨满了整个大寝室，人人都被粘住了，四周的睡气像水，把我浮起来，我两腿伸直，把手放在某个部位，开始时很紧张，就像有一张坚硬的木板悬挂在上方，随时都会掉下来，所有的神志都集中在上面，手的动作慢慢开始，木板变轻，轻得消散，柔软地垫到了身下。

眼睛必须闭起来。在中午，光线强烈，闭上眼睛又得张开，光线使人赤裸裸没有遮挡，邻床翻身、磨牙，轰然

作响，脚步声惊天动地，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！

夜晚到来。

傍晚有游戏，然后到教室，坐在小椅子上，淡绿色，没有桌子。老师讲故事，或者大家唱一只歌，或者大家猜谜语。然后吃东西。我不馋，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。有时是两颗杨梅，有时是一颗水果糖，或是一只芭蕉，比香蕉大，比大蕉小，叫“西贡蕉”，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。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，最好是荔枝，这是我们盛产的佳果。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，金红色，肉甜而厚，核像黑色的玛，木瓜树树形奇异，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。切成一瓣一瓣，按顺序依次去拿。要拿大的，但不要让人发现，要眼急手快。然后排队去洗手，排队去尿尿，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双肩，就成了火车，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。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，再开到寝室，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老师，给每个人摸额头，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鱼贯而入，悄没声息，脱鞋，躺在床上，阿姨扬手一拨，蚊帐落下，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，谁也不会来。灯一黑，墙就变得厚厚的，谁都看不见了。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，把手变成鱼，鱼在滑动，鸟在飞，只要不发出哼哼声，脚步声就不会来。

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如今。在漫长的日子中，蚊帐是大同谋，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，才安全。这种做法，有几年中断了，在大学的四年，是生命的最低点，没有任何欲望。而且那四年，冬天不挂蚊帐，夏天是著名的火炉。

最喜欢镜子，一镜在握，专看隐秘的地方。亚热带，漫长的夏天，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，从容看遍全身，并且抚摸。八岁的时候自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硬块，妈说去找北京医疗队看。坐在单车后架上，从 B 镇到新墟，十五里路，太阳晒着头顶。第一怕死，第二怕晒。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，妈说他们都是专家，普通话有一种权威性。并且亲切和蔼。然后回到妈的县医院，到药房拿药，走进去，四面都是瓶子，各种颜色的水，及药片，及盒子。药的气味很香，香而干净，不同凡响，残留在妈的衣服和头发里，从小就喜欢。我的药是水剂，几个大玻璃瓶里的水混在一起，半透明、混浊，有白色沉淀，吃到嘴里是酸的，酸而凉。药房的大人说：怎么这么小就有小叶增生，妈说：不知道怎么搞的。她的同事说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妈说：她自己抓痒发现的。同事说不知是怎样的，让她给看看。妈说：她不愿意的。同事说：小孩子怕什么？妈说她不愿意的。

更小的时候，玩过一种同性恋的游戏，肯定是一种游戏，书上说，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，大人不必惊慌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，这种性交不会实现。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立平之间，我六岁，立平七岁。立平是我的邻居，她的母亲是北京人。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、挂图和生孩子。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，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，塑料或者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，新奇，神秘，杂乱无章。在无聊的下午，偷偷走到阁楼上，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，露出血的颜色，有些争

狞，更多的是肉色，用手按，有些是软的，有些是硬的。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。没有响声，大着胆使劲看。空无一人。大人下乡了，开始时立平还没搬来。一个小女孩，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，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风景，在全世界，除了多米，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！

回想我的童年时光，阁楼上的生殖器模型如同肉色花朵在幽暗的地板上开放，孩子蹲在地上，长久地冲它们瞪着眼睛，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情形。

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十分富有刺激的事情。妇产科的平房，最大的房间就是产房，垂挂着深蓝色的布窗帘，窗台很高，要爬上去才能看清里面，我没有爬过，踮起脚尖也不行，站在稍远处，使劲往上跳跃，身体上升，眼睛对着窗子还是看不见，必须在跃起的同时，有风将窗帘吹开。从来没有这样的巧事。另有一只有利可图的窗，正对着产床，但需要绕到屋后，穿过勒鲁（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）围成的笆，踏着一地玻璃碴，还会被大人发现，充满危险和曲折，还要正好碰上有人生孩子才能看到。终于有一次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达了那个窗口，窗帘没有被拉上，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，两腿叉开，像阁楼上的模型一样的阴部活生生地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没有遮挡，最大限度地张开，那一眼真是恐怖无比，就像有一幅古怪的画，已经看熟了它在墙上不动的样子，有一天它忽然活动起来，一欠身就从画上走了下来。吓得人魂飞魄散。在那个危险的窗口，我手脚一软跌了下去，再重新爬上的时候窗帘已经关上，看不见了。听见说话的声音，铁器相撞

的叮叮声，和水（自来水？）的声音。终于没有看见生孩子。

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？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。有一次听说有人在路上生孩子了，一个临产的女人，步履蹒跚，在穿过球场的时候孩子掉出来了，许多人都去看，球场的石凳上围了一层又一层人，挡住了视线。后来女人和孩子都转移了，人也散了。走石凳看，有一滩血，亮汪汪地暗红。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要出血，有时要死人。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。危险的事情对我总是有吸引力，是一种诱惑，全身紧张兴奋，同时绝望。几年前有好心人劝我千万不要做某件事，不然以后会有极大的危险，我怀着恐惧和兴奋，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危险日子的到来，仿佛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。好心的人们困惑不解，她们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
我同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

难道我是一个潜在的受虐狂吗？

在漫长的童年期，我始终没有亲眼看到生孩子。在宿舍不远的地方，在妇产科门口的枇杷树稀疏的树荫下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据母亲说，它们是一串一串生出来的，有些日子全是男孩，另一些日子则全是女孩。像是预先被人配制好，花插着出来。在平静的日子里，有时会出现怪胎，无头儿或双头儿，它们被裹在鲜黄色的厚草纸中，由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勤杂工，拎到医院后面的山上埋葬，挖很浅的坑，夜晚有野狗，把白天的浅坑扒开。大人死了也埋在这座山，从来不会去更远，更远的山是石山，

像桂林山水那样，美丽而奇特，甚至像仙境，但是不能埋死人，没有土。那座山叫螺岭，是一个神秘和恐怖的地方。后来挖防空洞，医院的任务就在螺岭，大人们挖出许多白骨，人头骨，年深日久，不知是谁。孩子们在白天被领去看过，战壕深到大人的腰，没过小孩的头顶，泥土深处的气味凉森森地逼近全身。某些夜晚，防空演习的警报在 B 镇的上空呜呜鸣响，大人小孩，要从被窝里起床，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，不许打电筒，不许擦火柴，不许哭，不许叫，迅速转移到山上的防空洞。每一次都是假的，每一次假的都像是真的。

门口是一条马路，埋葬死人要从门前经过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有时有男女老少六七人，穿着白布帮的鞋子，头上扎着白布条，嚎啕大哭，边哭边说。这是 B 镇的老人死了。有时是戴着黑袖章的队伍，抬着花圈，这是机关单位的人死了。他们经过我家的门口，到达医院的太平间，太平间的门打开，出来棺材，黑色或者暗红色，他们一起走上山。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叶子红长有臭气的树，不知叫做什么。B 镇的花圈一律用这种树的枝叶扎成。太平间和医院宿舍的厕所几乎连在一起，只隔着一个院子，院子里的草特别繁茂，繁茂而荒凉。上厕所就会想到身后是太平间，阴天或者夜晚，会想到鬼们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飘荡，他们长得什么样？

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想像死。外婆说，要是你爸不死，你就可以吃上很多糖果和饼干。我问什么是死，外婆说：死就是像你爸一样，再也见不着了。我问：他为什么

要死呢？外婆说：他病死了。我问：不病就不死吗？外婆说：人都要死的。我问：我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多米还小，多米还没长大，还要过几十年。我问：外婆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快了，外婆老了。我说：我知道了，外婆死了妈妈死，妈妈死了我死。我问：外婆你怕不怕死？外婆说：我老了，不怕了。

我每夜做许多梦，梦见自己的亲人死去，有时是外婆，更多的是母亲，她像电影里的革命者，江姐，或者韩英，铁链在梦里叮当作响，缭绕着母亲，她有时被流弹击中，仆倒在地，有时血肉模糊，鲜血如注。我在梦中清醒地意识到，我的母亲一旦死了，我就成为真正的孤儿，我只有八岁，我怎么养活自己呢？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常常是一身冷汗，但我知道，我从梦中回来了，梦中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终于逃脱了出来，我知道，母亲并没有死，她只是下乡了，我并没有成为孤儿，我只是一个人睡在家里，外婆是地主，她也回乡下去了。在那样的夜里，虽然不是孤儿，仍然觉得害怕极了，除了被子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，使我不至于一闭眼就掉到梦里去。

到后来，我梦见自己的死。

我总是被人追逐，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获，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墙跟前，面对枪口，在被枪口对准的瞬间，我想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，我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，紧接着眼前红光一闪，胸口一阵灼热，我便在真切的梦中死去了。

除了梦见死，最怕梦见和最常梦见的就是结婚，不知

道小小年纪怎么会做结婚的梦。结婚在我的想法里也是一件可怕的事，我想我是永远都不会结婚的，我是另一类人，但我常常在睡梦中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，违背自己的意愿结着婚，结婚的梦永远是一个婚礼（没有任何婚后的生活内容，童年关于结婚的概念就是婚礼），像多次看到的大人的婚礼一样，不知为什么毫无道理地自己就被放在了一张桌子跟前，别人说，这是你在结婚，站在身边的新郎不是全班最差的男生就是B镇最难看的男人，我立即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。在半醒半睡真假难辨的时候绝望地想道：这下完了，永远也不会有出息了。或许我害怕的只是差男生或者丑男人。

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。八岁以前每次生病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。这个梦很抽象，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，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。由于它的多次重复，它的形象清晰而鲜明，像光谱一样的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有时是其中的几种，像彩虹，但不弯、是长条形，色彩短而粗，是竖着的，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，充斥着梦里的全部空间，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，快的时候色彩紧密，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，让人觉得很难受，有时进入的速度慢些，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，长长一段的红色，长长一段的黄色，从容地鱼贯而来，这时就觉得好受些。有时来势汹汹，头就快裂了，忽然就慢了下来，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。有时不是发烧，只是觉得难受，就会做这个梦。那段时间我体质不好，永远处于准病态，所以总是做这个梦。

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呢？

这个彩虹的梦萦绕我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，我病的时候母亲总不在，她一年中在家的日子不多。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水，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。从来不吃药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，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就都没用了。那个时期我没有邻居，所有的邻居都留在防疫站了，我的母亲到了一个新单位，妇幼保健站，连站长在内一共四个人。大人全部下乡，窄长的房子，四层，地上的一层有一个别人的老保姆，我独自睡在三楼。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，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那也许是从前的客栈，隔壁是一个盐仓，墙脚满是硝土，一片一片的。总之我就睡在三楼上，置身于空无一人的黑暗中，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。

这个梦在我八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，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，永远没有再来。二十多年之后，我三十岁那年，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，比巴掌略小，正方形。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这钟面放射出彩虹的光芒，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，成为一小片淡淡的彩虹光。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，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。这使我突然记起了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。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。我跟那人的关系破裂后，才发现，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，瘦长白色的指针，黑色的底，像一只长着白须的黑猫的脸，如同岁月一样阴险。